

眾裡尋「她」——憶界

麥惠儀

是星期天的大清早，陰，有點涼。

化粧師到了，協助拍攝的人來了，大小演員都齊了。哪個在左，哪個在右，哪個在前，哪個在後，擾攘一輪，算是安排掂妥，「來，最後一張。」嚟！終於完成。已是下午四時了。

空洞的白背景上，你在述說著這裡面有余氏大宅（Eu's castles）逝去的風光，「這裡是壁爐，那邊是玄關，這是般咸道（Bonham Road）的，那是淺水灣（Repulse Bay）的……」你說般咸道的巨宅比淺水灣的別墅荒涼，也許是庭園一角的墓地帶來一股幽深。

你說喜歡舊建築，尤其建築裡經歷過的尋常舊事。你提到余東旋（Eu Ton Sen），一個你認為熟悉而我卻陌生的名字，但我當然知道余仁生（Eu Yan Sang），原來藥材背後還有古堡的故事——如史詩般述說著香港的變遷。曾歷戰火的洗劫，風光過後的情境總是落寞淒涼，然剝落的斑痕仍蓋不住那舊日的風華，那瑰麗的浮雕透露了它曾有過綺麗的日子，那一份璀璨，也許是曾經掠過了你的童年。

我回到般咸道上，又來到淺水灣前尋找，巨宅當然不見了，說是新蓋的高樓也不再新了，哪能再撿得起一點舊記憶？我只能在映象中尋找著別人為你留下來的傳說。

你傳來的圖片是一堆叢叢疊疊的記憶，這裡處處是香港。一陣是雕闌玉砌的古建築，一陣是詭異滑稽的帳篷，咦！什麼時候來到了荔園（Lei Yuen）遊樂場？是現實還是荒誕？何必區分，結局都是消失了蹤影。你的記憶裡有魔術師，我的記憶裡有棉花糖，買糖的人執著小竹籤，在製糖機器內一圈轉著又一圈，一層疊上又一層，終於變成實實在在的一團，孩子興奮地接過來，小心翼翼地撕下來一大片，放進口裡，來不及咀嚼已煙消雲散了。

「該是 16 米 x 12 米？還是 16 呎 x 12 呎？呎是否太窄？米可能太寬。」這幾分的糊塗帶著幾分的趣味。你打量著這裡是個玻璃房間，那邊是過去，這邊是現在，映象在當中蠕動，還有那些錄像，還有以外的還有……，在零碎的思緒中你似乎在重組一份舊記憶，然而重寫過去似乎又不是你的意願，所以巨龍和冷氣機水塔可以互相瞭望？模擬的舊人物亦不必穿上古裝？

不要問。追尋回憶總可帶點放任，褪了色的現實，又何必執著要說得清楚。

© Ann Mak 2003.

First published in Paroles (January 2003).